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陝西通志卷九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湄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_臣廬遂

謄錄監生_臣楊景猷

欽定四庫全書

陝西通志卷九十三

藝文

序

傳

書

啟

華嶽銘序

晉

傅玄

易稱法象莫大乎天地天以高明崇顯而嶽配焉地以
廣厚為基而嶽體焉若夫太華之為鎮也五嶽列位而
存其首三條分方而處其中故能參兩儀以比德協和
氣之絪縕故雲行與雨施興雷風以動物是以古先歷

代聖帝明王莫不燔柴加牲尊而祀焉於虞書則西巡狩
至于西嶽而親祭焉於禮則大司馬掌其分域而大宗
伯典其祀禮也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于韋公逍遙谷讌集序

唐
宋之問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都
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
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

懽心格於上帝喜氣降為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燕樂考擊鐘鼓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劍驂六駟畫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詣夫逍遙谷焉神臯

藉其綠草驪山啟於朱戶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於
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乎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
巔檻側逕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
其時芳卉後春勾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蘅臯超忽
驂御延佇於叢薄珮玉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
人獻鮮罇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即天姿以為飾
沼毛蘋繁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穀齊瑟慷
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哀旒松風珠翠烟露日在

蒙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為伍
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
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
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常諸茅堂之
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上巳泛舟昆明池宴宗主簿席序 前人

僕不遊於茲十有五載矣心由物感遐矣不忘跡為事
牽近而難挹南陽宗邕文通學古器重名高令君有

奉倩象賢丞相生玄成邁德暮春修以文之會上巳邀祓
禊之遊乃結縉紳撰清辰殷殷麟麟敲霧驚塵望於昆
明之濱觀其大浸川陸博資畿甸鳬鷺發海來往浮沉
日月麗天東西出入千年珍館無復豫章四面金堤仍
同樹杞是日也摩肩錯轂備朝野之歡娛祛服靚粧匝
都城之里閑翠幕星布錦帆霞屬餘瀝下醉於綃人新
聲遠聒於川后縱目遐覽識皇代之承平得意同歸有
吾儕之行樂高朋一座桂樹叢生君子肆筵玉山交映

東哲以言談得俊張華以史漢先鳴登旨酒而無荒絃
清琴而自逸於是涉連榻命孤舟挑水漲而浦紅蘋風
搖而浪白逼匡阜兮導彭蠡邈矣載浮指衡岳而超洞
庭眇焉疑到曲島之光靈乍合神魂密遊中流之萍藻
忽開龜魚潛動睇鏤鯨而鼓棹共看燒劫之灰歷牽牛
而問津欲取支機之石晴光劃野有象而必形夕陽照
山無奇而不見思溢今古心揺草木漢家城闕遺之以
雜霸之風秦塞膏腴潤之以太平之色景窮勝踐歸限

嚴闔思染翰於上林願揮戈於濛汜主稱未醉唯見馬
駐浮雲賓共少留自有魚銜明月宮商待叩羣公之獲
助已多序引先題下走之求蒙不逮請授素幅以頌佳
遊使一時之興詠遙存千古之姓名常在

春遊宴兵部韋員外韋曲莊序

前人

長安城南有韋曲莊京郊之形勝也却倚城闕朱雀起
而為門斜枕岡巒黑龍卧而周宅賢臣作相舊號儒宗
聖后配元今為戚里韋文雙珠絕價百金懿名文華得

俊於陸氏兄弟掩譽於荀家先人結廬當大厦之地衆
賓連袂乘暮春之月觀其奧區一曲甲第千甍冠蓋列
東西之居公侯開南北之巷羸女樓下吹鳳降於神仙
漢妃館前游龍走其車馬地靈磊落而間出天爵蟬聯
而相繼拜郎起草襲雁而傳羔補袞司槐送伯而迎季
爾乃闢虛幌敞華筵閨門之秀士咸集京邑之清流畢
萃萬株果樹色雜雲霞千畝竹林氣含烟霧激樊川而
縈碧瀨浸以成陂望太乙而隣少微森然逼坐尚書未

至曳履驚隣宮尹逋來鳴騶動壑登玉俎醉金觴地高
而珍物維豐理洞而清徽不雜以醉觀德因談獲情外
戚遨遊自攜歌吹主人賞會但有琴詩於是下高臺陟
曲沼鋪落花以為席結垂楊而代幄霽景含日晚霞五
彩而丹青韶望卷雲春臯一色而凝黛景闌興逸氣清
心遠仰大儒之肆其德可師入處士之廬斯人若在諷
誦於逸彭之藻沐浴於扶陽之墟向來挹清議擅風流
即事奇偉佳辰行樂安可無述文在茲乎鄴國善誘詞

宗見收士末內史禊亭之集竊倚琳琅衛尉別業之遊
濫先題目歸軒莫駐麗城將掩拙而不速恨無倚馬之
才婉而且微請談雕龍之什公命賦水字盍成四韻云
爾

李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有生之微萬殊無方之感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
臯壤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
辟形金石之詠者也碧流日暖南山雪殘首獻之浹辰

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戚里池臺就修
竹而開宴泉調御府味給天厨仙倡侑樂中貴督酒太
平嘉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運璿樞
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違顏於咫尺
夔龍伊呂共接武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
焉豈深思勝殘去殺累百年之至仁推歷按圖啟千齡
之昌運河清難得人代幾何擊壤之歡良有以也地即
青門上路朱邸平臺城烟屢起而汨山野風時來而過

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之灑途夏如欣會玩峰雲之映沼
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艇送江鳧船迎海鶴魚龍九
劒蔓延揮霍鸞鳳鳴蕭鼓作申錫逾於百甕慈惠出
於三爵炮炙熏林塘醪醴厭丘壑抃急管於無筭醉湛
恩以取樂羣公賦詩俾僕題序長卿消渴覺含毫之轉
遲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廢敢憚鄙詞之訥溢恐貽盛
集之蕪穢示爾

韋司馬別業集序

張九齡

杜城南曲斯近郊之美者也背原面川前峙太乙清渠
修竹左並宜春山靄下連俗氛中絕此皆鄭公之有也
余固已聞之開元歲夏四月猥忝散職居多放情跂彼
一行無忘於夙尚時因七召果獲於前期迺與起居舍
人蔡公萬年主簿韓公惠而得朋欣然命駕韋公方拭
席見待羞以藥物之滋倚琴相歡雜以嘯歌之韻清言
移景閒步周林翻飛目情俯仰為得斯亦吾儕之樂事
幸可而同也扶陽餘慶礪溪古跡樹留梓漆器用天成

庭漸芝蘭馨香世襲斯乃韋氏之懿業是所謂異焉而
韋公尚其同之樂忘其身之貴均林棲於服冕齊鼎食
於焚枯彼未可量吾見其大跡繼前軌將為龍以為光
道包遠圖豈一丘而一壑二三君子相與志之云

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違
德孰獻其可雖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攄懷致館灞陵
南望曲江左轉登一級而鄠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

大凝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汝歌多酌我酒墨客既序
親當獸炭膳夫交馳屢奉鮮食夫含德之厚與時偕化
拂衣而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
夫之後何軌轍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勒徒有次
舍可以永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默矣

鄭縣劉少府兄宅月夜登臺宴集序

李白

夏六月小暑至矣吾兄方幕夜天掃月榭有酒如乳醕

我乎城南城臨近高山俯瞰平隰秦郊漢院相錯如繡
且有顥氣足以娛人故數君子稱觴焉其誰同之有若
功曹隴西李華參軍滎陽鄭洵卿琅琊王休河東裴
貺鄭尉京兆韋造皆鄉材也聲同而形體相忘道契而
機事不入是以有高會遠望危言浩歌或心愜清機寓
興於物或語及陳迹盱衡而笑於是初筵而惠好修中
飲而意氣接既醉而是非遣夫彭澤採菊隱侯臨風謂
之盛矣况高城古臺深夜朗月芳罇良友佳境勝事今

夕何夕八者俱並盡亦偕賦於此乎觀二三子之志

華山黃神谷讌臨汝裴毗陵十四明府序

前人

黃廬子減景上漢千歲矣留碧峰白雲以貽後世故清
機勝事未始有極余使於華之明年道侶裴冀亦再命
為臨汝今夏六月假道敝邑稅鞅此地思欲追高步詣
真境於是相與携手及二三友生童子將命者六七人
挈長瓢荷大壺以濁醪素琴會於黃神之谷興也按谷

之西頂實三峰東面石壁聚倚東為洞壑乳竇潛泄成
盤渦兩崖合闕若與天接二三子將極其深也至則係
馬山足披蓐石門入自洞口至於梯路躡連嶂而輿疊
崿度嶇嶔而躡凌兢夤緣絕磴及橫嶺而止澡身乎飛
泉濯纓乎清漣想夫君俟我於蓮花峰之下碧空嬋娟
愛而不見搔首空山然後靡靈草以為席傾流霞而相
歡楚歌徐動沂詠亦發清商激於琴韻白雲起於筆鋒
是日也高興盡而世緒遣幽情形而神機生頽然覺形

體六藏悉為外物天地萬有無非秋毫既醉且止則亦足言以志仙跡且旌吾友嘉會之在山也

宰相及百官定昆池旬宴序

孫逖

古者天子居青陽服蒼玉於是乎和令布德行慶施惠其義遠矣粵若稽古皇帝御天下之十有九載溥暢神化弘宣大明氏羌來享四方無事元凱升朝百揆時序年屢豐而多慶物由庚而自樂乃賜羣臣十日宴所以畢春氣樂太平也越三月己巳會於定昆池於是秉鈞

宗工執事庶尹元袞赤舄黼衣繡裳奉璋戩戩珮玉鏘鏘仰丹闕而拜命俯清川而樂飲大庖孔碩尹京為致餼之司旨酒思柔柱史為佐樽之政既錫之以高會又悅之以備樂修妓羅舞名倡間歌含姑洗於鐘鼓動陽春於羽籥陟則設帟降則具舟榜文鷁以沂洄與飛鷗而狎玩魴鱖甫甫鳬鷺翼翼薰風敷散於草木喜氣宛延於郊甸亦既醉止于胥樂兮夫恩之所覃者深則感之所及者遠引之於大足以助天地之同和伸之於微

足以致魚鱉之咸若大君垂裕豈虛也哉詩以展事抑
惟舊典我上相裴公中書令蕭公輔弼皇極緝熙文教
以為正國風美王化者莫近於詩微言浸遠大義將缺
乃命革剡浮靡導揚雅頌斷雕為樸取實棄華親題首
章以倡在位皇矣上帝式歌文王之德穆如清風方聞
吉甫之頌請問其目列之如左

黃帝廟碑序

宋
李昉

天下暴亂聖人用干戈而靖之天下寧靜聖人用道德

而化之昔有蚩尤肆殘毒孰能去焉涿鹿有氛祲孰能
平焉黃帝所以鎮神威而大定也雲官紀符瑞孰能享
焉土德成運數孰能興焉黃帝所以神明德而致太平
也披史冊覽五帝之舊記閱經籍稽百王之大典以治
世之法為師範以嚴祀之禮立教化大宋闡統之十有
三祀開寶紀號之五載彞倫攸敘萬國咸寧西踰邛樊
之鄉東極神樞之地北窮絕塞南極丹崖靡不沐皇風
而被德教萬里之斥埃無虞四方之風雨咸若文武並

用農戰交修師旅無六月之征倉庾備九年之蓄途歌
里唱遠頌近謠矣惟我皇帝陛下握乾符受天命為億
兆之主居九重之尊靜則端拱凝旒來八方之琛賁動
則靈旗萃輅盪六合之妖孽圜丘展禮天地享其至誠
萬物効靈人神協其佳瑞所謂登三皇而邁五帝也一
日御便殿顧謂輔臣曰前代帝王有功德昭著澤及生
民者宜加崇奉豈可廟貌墮而享祀寂寞乎當命有司
遍加興葺輔臣承命拜稱萬歲即日頒旨洋洋德音無

翼而飛騰域中矣今坊州黃帝廟即其一也本郡守土臣以厥功告畢列狀求文詔以掌綸之臣昉俾文之以琬琰用紀其脩建之跡臣昉謹撫舊史而颺言曰昔者炎帝道衰諸侯未制惟力是恃伊民何依黃帝於是神聰明之德振威武之氣雕虎一嘯猛暴不覺震驚神龍未起陸梁先知悚懼始以兵法治其亂次以帝道柔其心寰海塵飛一朝盡息修德振旅勸農務穡登沅湘而逐葦粥無遠不臨舉風后而用力牧惟賢是試少昊顓

項嗣其瑞雲之德而宇宙清唐虞堯舜法其垂衣之道而域中化天生斯民樹之司牧為司牧者能以皇帝修身理國之道以御今之世而生靈不登仁壽之域者未之有也天有歷數鍾我皇朝考求參訂徵祀事於前文正藻蘋繁薦時羞於廣殿羽衛似巡於東海神兵如戰於阪泉尚憑德於威靈永垂休於黎獻虔遵睿旨謹序

遊鄴山詩序

程顥

僕自幼時已聞泰山多奇占有扈者尤復秀出常恨遊
賞無便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遂請於天官氏願主簿
書於是邑謂厭飫雲山以償素志今到官幾二年矣中
間被符移奔走外幹者三居其二其一則簿書期會倉
廩出入固無暇息惟白雲特在山面最為近邑嘗乘間
兩至其餘佳處都未得往變化初心辜負泉石五年二
月初吉聞貳車晁公來遊諸山先是晁公見約同往會
探吏失期二日早晁公以書見命始知車騎已留草堂

走白邑大夫張君時民產有在山麓者以罪沒官府符
方命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往鞭馬至山而晁公已由
高觀登紫閣還憩下院見待已久遂奉陪西遊經李氏
五花莊息駕池上夜宿白雲精舍詰旦晁公西首僕復
並山東遊紫閣登南山望仙掌回抵高觀谷探石穴窺
石潭因周視所定田徜徉於花林水竹間夜止草堂是
晚雨氣自西山來始慮不得徧詣諸境一霎遂霽明日
入太平谷憩息於重雲下院自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絕

殆非人境石道甚巖下視可憐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
洞過虎溪西南下至重雲閣訪鳳池觀雲頂凌霄羅漢
三峰登東嶺望大頂積雪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白石
磷磷於水間水聲清冷可愛坐石掬水戀戀不能去者
久之遂宿大定寺凌晨登上方候日初上西望藥山北
眺大頂千峰萬巒目極無際下山緣東澗渡橫橋復憩
於重雲下院出谷遊太平宮故基而歸馬上率爾口語
往往成詩章自入山至歸凡四日得長短詠共十二篇

姑存之以誌遊覽之次第云

遊靈巖詩序

鮮于侁

熙寧三年秋侁行部偶公暇與太守虞曹郎李茂先晉
弼僉謨殿省臣文紳儀公遊藥巖精舍舟南下數里乃
並崖登山又數百步有一巖環覆可拾畝宮構其下崖
壁颺呀石色乳竇怪不可名品像殿之前有一軒瞰臨
溪山俯仰可愛又東行迤邐行間見石脉出泉玉色如
乳云飲之可蠲疾又數十步抵小崖崖後數丈廣二尋

中有一石柱承載巖崖殆非耳目所聞見也其後有洞
穴云昔人嘗誤入其中行數里見川源花木之遇或憶
其家遂恍然欲行迷失處所予愛其景物之異徘徊久
之因為詩以記此山之勝事云

慈恩鴈塔題名序

樊察

雁塔本隋無漏寺故地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復置
故以名之永徽三年沙門玄奘自西域歸始於寺西建
雁塔其後毀至長安中乃復更造南對玉案霧簷諸峰

東枕曲江與大明宮月鳳門端若引繩氣象雄偉甲於天下自神龍以來進士登科皆賜遊江上題名雁塔下由是遂為故事五季寺廢惟雁塔巋然獨存有僧蓮芳始葺新之塔之内外皆以塗墍唐人題字不可復見元豐間塔再火鄉人王正叔始見書壁斷裂自刻刮甃甃得題名數十乃錄以歸屢白好事者使刻於石逮今四十年卒不果重和戊戌察讐書東觀偶遇同年柳伯和縱談及此擊節悵嘆明年伯和出使咸秦暇日率同僚

登絕頂始命盡刮斷壁而所得尤富皆前之未見又俾刻者李知常本摸搨隨其斷缺不復敢增益一字正叔隱居里中素樂書法乃屬以次第標目分為十卷刻于塔之西南隅於是一代奇迹爛然在目先是會昌中李德裕不由科第深恥進士始罷宴集向之題名削之殆盡故今所存獨詩人逸士與公卿貴遊子弟為多夫晉賢真跡流傳至唐官楮私謄幾數千卷自歐虞褚薛而下皆宗之當時士人咸以不能書為恥以今題名攷觀

其間縱復歎絕至鋒藏筆勁氣格高古皆有江左遺風
本朝士大夫必題識其側欲俾來者護持而皁隸庸人
輒以俗書污漫其上於是汲水滌之新墨盡去舊畫宛
然乃知唐人於字學非特點曳盡工至於筆跡亦復精
妙如此伯和好古博雅邁往不羣聞其成也為之喜而
不寐諉序引輒以所見聞者列之碑首云

長安志序

明康海

關中故有長安志刻之省署歲久亡矣予家有舊藏本

嘗因其引類得其緒理喜關秦之跡頗為明悉易見間有踳駁則據冊而擬欲盡固難也其書為宋龍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著程文簡謂宋氏家多古書如宮闕記宮闕疏關中記廟記三輔皇圖三輔舊事皆所採據信哉夫自成周以來關中為歷代名都其人文之盛固不待別錄而後知者若其遺跡故趾所在田父野老之妄既荒唐難信而學士大夫又不能闕疑存訛徒欲以遠而莫考之事畢議一旦若山海經之誕水經之誇括地輿

地之志靡曼皆是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予於武
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後之
君子得是書而讀之會其領畧可也而欲遽以言語文
字之間定數千百年之疑誣矣知西安府南埤李侯刻
是書成屬予為序故復之如此蓋其所刻皆關中盛事
云爾

元老靖邊詩序

王九思

少保晉溪先生王公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總制陝西邊務開府固原於時土魯番貢職弗修屢
抗我師為禍甚大貽朝廷西顧之憂公曰土魯番舊稱
臣父弟御之失宜故至此我其撫之撫之不聽然後用
師彼當自屈於是撫之果降修貢罔敢或爽先是各鎮
士馬各守其地不相及北兵往往竊入我境拒之則無
人覺而逐之則有甚不易者公自畫以各鎮士馬凡兵
可入之地分布之以拒其入謂之擺邊以語諸巡撫諸
公諸公訪於軍中老而諳事者咸以為不可公笑曰吾

畫已成第俟之可萬全無事已而果然於是邊人頌之
以為降土魯番者詢謀僉同公之雅量也或可學也至
於擺邊之策神識獨智公之才實不可以學而能也於
是關中士大夫聞之作為歌詩以紀其盛題曰元老靖
邊云而涇陽進士穆文英走使鄠杜下屬九思敘之夫
六月之詠平獬狁也采芑之作服蠻荆也由今日視之
師不興於六月士無事於采芑而邊靖焉則夫嗣遺雅
之音以流於萬世者宜何如哉公未久入侍天子為四

海致太平盛德偉績紀之太常備諸國史蓋不止於靖
邊者云

西京雜記序

黃省曾

漢之西京惟固書為該練非固之能爾亦其所資者贍
也仲尼約之魯書馬遷鳩諸國史因本而成在古皆然
也暇得葛洪氏西京雜記讀之云為劉子駿所撰以甲
乙次第百卷考比固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洪
又抄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予於是

知固之漢書蓋根起於子駿也乃溯憶其所不錄之故大約有四則猥瑣可畧閒漫無歸與夫杳昧而難憑觸忌而須諱者也其猥瑣者則霍妻遺衍之類是也其閒漫者則上林異植之類是也其杳昧者則宣獄佩鏡秦庫玉燈之類是也而其觸忌者則慶郎趙后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披金置沙法所刪棄矣至於乘輿大駕儀在典章鮑董問對言關理奧亦皆擯落而無采宜書而不書者何也豈不幸存於雜記歟但今所傳且失其半又

非洪之故簡矣嗚呼後代之儒安得如子駿者遐收彙
集以待班固者出歟誠為史家之一慨也

贈李于鱗視學闕中序

王世貞

今皇帝創禮樂褒經術徵諸公卿侍從之臣潤色鴻業
日相與賡歌乎盛矣而獨濟南李攀龍于鱗其文章高
天下以遠故厭廢為外臣不得與從事于鱗為順德守
滿考比三年自如而是時吳郡王世貞守尚書部九歲
當遷者再輒報罷上之三十又五年于鱗乃始遷按察

副使奉璽書乘傳以條課秦博士弟子而世貞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為文貽于鱗云秦封自非子而孝公幾祀矣猶不得接冠帶盟非以俗寢故然耶至於小戎黃鳥蒹葭諸篇抑何其深文婉致也齊魯鄭衛其君子修于詞相矜尚鉅麗矣乃見黜於仲尼而錄秦誓也說者謂豐鎬之間周之遺教漸焉秦王吞誅六雄首采李丞相言焚詩書尊法吏天下頽然而吏是師所存者醫藥卜筮種樹家言耳更覩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爾

文也無乃陽棄而陰收之耶漢興治馬上而自栢梁以
來詞賦稱西京無偶者賈誼司馬相如子長吾丘壽王
褒揚雄諸大夫東西南北人也則豈其秦風是競七葉
而後其衰也甚矣其不振于文也則亦豈惟秦嗚呼天
子非有挾書之禁固闐闐六經而道路子史矣未央馭
娑井幹之瓦猶一二存者寧無先人語遺也千餘年來
二華遠蹠終南太乙高蟠而挿天飲豐吐鎬不削其舊
獨以百二之險士馬之富下矚山東而已然吾聞孝廟

時北地有李獻吉者一旦為古文詞而關中士人雲合
景附馳騁張揭蓋庶幾曩古焉父老言故相楊文襄公
實為之師倡之獻吉與諸君子時時慕稱楊公不衰也
彼所謂師者訓詁割裂食宋氏之遺尚不能舉二戴何
鄭以博甲乙第則可即諸君子獻吉一二外亦豪舉耳
烏在其能倡耶雖然千餘年來磅礴鬱積氣不得決楊
公亦小振之亦難能哉于鱗之為順德視右扶風部貴
人毛束以吏事且于文非職即有所著作重自閼不出

而西河之濱跂響而思奮者比比今上以秦故選于鱗
非少于鱗有所不足蓋以秦山川令自致其造而已也
語曰順風而呼不加長而應者衆言自上易也詩不云
乎如墀如簾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
于鱗其有以牖秦哉世貞采秦風而得小戎諸篇也刪
書而取可以誓者知其為于鱗功矣

陝西通志序

馬理

雍人曰往歲帝命司馬獻臣撫我西土于內靖外安之

暇念及斯文乃會諸臺獻及三司諸明諷曰昔在成化
端肅先明保釐茲土肇修前志惟時臨川伍氏實執筆
焉逮今七十載矣其後信陽何氏雖嘗撰述識其大者
而已先今文獻苟無所紀後將何徵諸獻明曰然爰用
幣及書託涇野宗伯逮余衰朽續前二志惟時二人出
所藏籍萃諸時彥就館竹林議纂述焉未幾宗伯乃歸
侍慈闈尋罹內艱繼應星殞溘焉長逝余如鷄喪厥翼
焉嗣是乃咨諸時彥展才助予彥乃觀衆考籍得茲土

星文當列宿之半五行之二雲漢之全復屢得秦星所
在又察理考籍得天下山川脉之所起源之所發為紀
為絡為條為列分江分河要會之處又參互考訂得名
山大川所在昔所迷者辨而著之又稽諸古今茅土之
頒在茲土者載之復見諸郡邑之設昉於茲土有因有
革有割有合志者或顧其一指失其肩臂或地在他方
冒名在此史既舛謬志益踵訛悉加正焉尋考河套西
域吾故疆也具有城郭物產在其土地建置沿革見諸

圖籍爰收而載焉仍稽諸聖蹟古蹟布我疆域輝耀山川
苾芳簡冊爰別而紀焉續議茲土之獻聖神為大肇
造彝倫傳衡開來制厥服食宮室器用書籍禮樂舊或
畧之而詳諸異端辭客之事特表而著之綴以蕪詞繪
高厚焉續議茲土之文經籍為大舊或畧之而詳諸詖
淫浮誕之文乃載其要畧繫以管見續議茲土之獻聖
神之下帝王為大茲土之文經籍之下諸史子集可及
爰第而載之繼索茲土名世之宦鄉國之賢雖人有崇

卑顯晦剛柔之異行有偏全之殊為獻則一舊所遺者
悉登載之但儲書未廣昔賢之行未能博聞又見任名
宦不書尚踈畧耳嗣以茲土藝文孔殷非大車可載乃
擇其闕世教者錄之嗣以茲土人民自古及今屢有消
長詳著於編見戶口蕃息在仁惠焉至于物產則黃壤
之區黍稷之美甲於天下乃本草訓註諸家農書不別
二物夫性既不同用各有宜倘事君事親誤羞湯藥豈
細故哉故明以辨之若夫釋老二氏實繁有徒其栖止

出處不可勝筭考厥先師具有妻子故詳其原委繫以鄙言蓋厚吾彞倫厚其徒焉其徒聞之靡不忻悅可以見其情與治之機矣乃若政事在茲土者各詳本篇稍見議例他不載者不勝載也乃以鑒戒終焉

送胡方伯節鎮榆林軍序

節

前人

嘉靖庚寅春我北鄙榆林軍缺御史大夫冢宰乃疏二臣于上其一為訥齋胡公疏畧曰臣伏見陝西左布政使忠佐司徒制國用度支有功陞廣西參政貳方伯撫

除獠獍安疆域維裕調湖廣牧荒活民陞陝西右布政
使至今官內綏八郡士民外歷三邊餉軍有功諸御史
大夫薦二御史薦八肆臣某舉賢才惟帝時遴時使帝
曰俞忠往欽哉於是錫命使至曰惟茲榆林我軍東連
朔代西接環慶南衛關輔北當匈奴惟茲匈奴數弗靖
於我鄙震驚我師擾我耕桑廢我樵牧我民用咨帝用
是簡爾為御史大夫往鎮茲土倚爾惟長城茲往其善
視我師奠我邊鄙毋俾叔虎專美有周往欽哉公稽首

拜命翼日乃就道於是藩城諸君子咸餞之渭上野人
則從而留之曰公宅心亶厚亶穀敷政亶平宜我士民
我士民祈淹茲數年衆心實若結罔釋寧無慰哉君子
曰母然比我關中歲凶北鄙滋甚民流移將士枕藉以
殍匪惟內憂實外虞皇上特側席任公公宜邁往其
母淹哉公曰加之師旅因之饑饉今時則然矣往則將
攸為邪君子曰吾聞昔哲人之撫士也使寒者如燠餒
者如飫張空拳者莫知白刃之當乎前也夫豈犒賞激

之哉在誠以感之云耳公于是謝諸野人而別君子曰
美哉誠也道其行矣夫吾茲試矣

送謝副使督學關中序

喬世寧

天子銳意治平而求端于人材謂督學者此其掌故弗
可弗慎也乃以參議謝先生遷副使督學關中往先生
為御史時嘗視學京畿已又以僉事視學廣西乃今復
推擇關中云余往來京畿聞京畿人頌說先生無已也
先生在廣西時會余領湖南學事湖南去廣西近也則

又習聞先生之政余至今蓋私心媿焉先生視關中寧獨異京畿廣西也顧余關中士則益厚望先生矣夫關中者周秦漢唐故域也自昔岐豐豳渭之間其人文遐哉盛矣然論世攷實則漢不及周唐不及漢其勢若流水趨下也此猶異代不論明興以來鄉先達多質樸彊毅厚重抗直之風而關中亦用是稱于天下顧今學徒日多文具日益飾而往時質厚強直之風寢衰矣此自器識者較論耳顧其學又日益塗岐而師悖也彼曲士

東於教無足論者中材者足達于思慮乃多記誦剽竊
悅其徑省不自以為襲陋何耶至俊異之士復自以神
穎天授怠于誦法即高才厚稟何為也其性習學術大
較若斯矣以今視昔蓋俊茂同稱而德業殊歸豈山川
之氣盛衰固有時耶將教化漸摩使然也先生其有意
督教之耶先生之教京畿廣西也其程業惟行誼與經
術耳時復用風節勵俗於文詞不盡據也要使人名實
不失以此務為治者也豈非道德之符而成材之驗耶

此獨不可以施之關中耶秦諺曰峙高一丈築堵八尺
言人以模成也今而後關中多彬彬文質之士矣即由
此復先達之風軼漢唐而上之寢及成周惟先生風教
聲容所變化耳先生將趨視事方伯高先生屬余贈言
余關中人竊幸關中士得良師也願先生復吾關中之
故至先生德學在論思聲華賁海內者不盡稱述云

送張南溪巡撫延綏序

李宗樞

嘉靖壬寅秋冠入雁門攻太原至榆次踰月遁去上乃

顯任武臣選士厲兵簡練傑俊先事豫防是時延綏撫臣闕銓部以河南左丞南溪張公請于上以公為右副都御史往撫其地于是一時大夫卿士咸曰邊鎮得賢云余聞之曰天子其無西顧之憂也乎我國家之御戎也西北為要監以憲臣宿以重兵虎視鯨吞屹不可犯歸義款塞百有餘年而邊陲晏然夫安久則怠怠久則弛考工踈而器械無犀利之用校人懈而馳驅無膚幹之資度支玩而廩餼無轉輸之積重之以饑饉薦臻疫

鷹駢作是以攻守靡利藩籬漸踈邊兵深入職此之由
夫延綏五路之襟喉三秦之要區孤懸絕漠控制諸邊
左提右攜胥足扼吭固今之雄鎮也公以雄才膽智令
德宿望弘而毅沉靜而多謀威而不猛又嘗歷三曹忤
權貴謫百粵遷越郡振藩臬明刑中土敷教湖南氣節
文章弘烈茂績照耀寰區其在關中也為食憲為叅政
決議贊政尤積有歲年沂洪河躡華嶽越弘化闢靈武
陟賀蘭攬朝那登降於北地上郡之間今皆密邇節鉞

之地壯猷多筭元鑑洞窺變化翕闢於胸中久矣弘毅者任重之器也沉靜而多謀者理事之才也威而不猛者御衆之道也惟公鎮之以器則不震不動運之以才則不難不竦而董之以威綏之以仁而又紓豫定之策樹不朽之勲弊剝蠹除憊興困蘇工勵而器械精圉勸而驅馳備廩廨程而轉輸充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破膽之謠此中故事非公其疇嗣之余固知天子無西顧之憂也簡書既降戒行有期諸大夫咸歌詠以頌公

右丞豐山孫公暨諸大夫謂余關中人也侍公教且久
俾敬述明德作此序辭

遊嶽草序

魏學曾

萬厯甲申余司農南中諸曹少事而尚詞翰矜名行而
嚴品藻每論文則率稱數范比部云時余歸思困衡未
及與相從論議歸無何而比部以僉事來巡我關內余
私為一路慶幸謂詩腸騷臆襟期自軼而圖廻必踔絕
也久之范公與分守原公遊華山窮日三崦崦畢歷其

意興如此遊有作原公刻之曰遊嶽草記一斷為五賦
一詩十有二余得而覽之曰是安可弗傳也自昔滁山
章於歐記三都錯陳於左賦廬山以文通吟呈秀鍾山
以休文五咏騁靈其所從來久遠矣蓋繪形圖貌資於
記匪核弗肖標美讚徽取諸賦匪麗弗闡摘韻語而發
繹思得於詩匪超弗悟三善誠具斯與勝跡並傳矣今
讀記若得其體勢焉賦若得其光景焉詩則不覺神爽
與山靈飛揚也斯謂之核之麗之超非耶余竊觀張華

見太沖賦咨嗟其美江沈皆以才俊蜚聲江左而永叔
又為趙宋一代名筆則其諸作傳也非直善揚摧亦以
其風格勝而藻繪芳潤耳周濂溪曰美則愛愛則傳輪
轅飾而厥行遠也信夫華嶽自韓退之登陟懼莫能下
以來聲益卓詭而方內耽竒嗜勝之士孰不思陟其峰
嶂縱其駭矚往往以遠莫致之為憾苟得是草可以不
出戶庭而愜登眺之想有不把玩不忍釋者乎

刻華嶽全集序

賈待問

國家盤盂歲久策素日彬亡言墮山喬岳仙島洞天即
丘壑擅一隅之勝岑巒供四眺之奇靡不咀墨鋪茶殺
青表振直將藻渾沌之支俾令起色倩愚公之力移向
含毫豈其配天之嶽而尠垂世之文哉余自解褐入關
迄建旄分陝其道華下者數矣仰金天之聳翠訪玉井
之開祥展禮修虔陟高矚遠彼層巖之屹嶠嶽巖烟嵐
之嶮溟鬱岬面面駭目色色賞心顧讀所為華山集者
既品析之棼殺亦蒐羅之掛漏山靈幾溷文獻曷徵焉

貳憲天中張君鎮潼之暇亦斯是慨乃謀手編俾鐫掌
故不再月而工竣謁敘於余余維自二儀肇判揭天柱
而維地軸者嶽為尊自五位攸分鎮神臯而通帝座者
華為貴彼其靈鍾而聖神立極奧秘而文物開先德配
金行氣肅玉宇麗澤為兌八埏說少皞之成闔戶謂坤
萬品遂蓐收之利此非獨一方之賴也介江河而內峙
樞區宇以中蟠螭天峭壁五千仞之削成挿漢懸崖四
十里之直上顏峰瞰若木之陽飛瀑瀉芙蓉之露此非

獨一方之雄也唯是分封畫野首雍寧秦使四塞之疆
永安歸馬八水之滙常咏維魚則關以西之所倚命登
耗與蒞關西者之所藉手報塞者爾夫人非嶽固與銷
祲錫羨而輳又安嶽非人固與闡幽祚世而揚景鑠渚
昔軒遊舜望邈矣遐哉王降而漢隋代遷於唐宋法駕
時禋盼蠻素靈之趾桓碑世勒扶輿白帝之墟爰迨熙
明益隆崇奉高皇夢遊而秩祀列聖殷薦於報祈疇匪
懷靈貺而明禋感神功以幽贊者乎張君是役也冥搜

窮索摭故增新亥刊訛魚珍覈謬更昉列而星分遂
雲蒸而霞變不惟使西嶽之雄秀畢呈東井之文明載
煜而按圖牒見神奇之天造稽藏育識英淑之地靈考
秩祀而典神厚下之義明諦詞賦而揚休寄興之思遠允
矣人祇共快孰云化理無關他若神蹟仙踪之臚列玄
棲道宇之刺陳物有異而胥書事無詭而不纂凡詞客
騷工幽人達士不必覓九節之竹躡三峰之椒而閭處
軒庭閒披几案可以攬真境而靡遺收大觀於坐致張

君用意不其勤與彼徒組山繪谷而夸夸誣語怪志恢
以餌登覽則向者剽勝傳奇之所或然不同類而稱矣
張君昔司諫議挺勁直之孤標再飭韜鈴肅威嚴之偉
望然則斯刻也其亦有與嶽相印証者哉

明文西序

高弘圖

關中友人韓聖秋氏於辛巳之春裒集其鄉先達之文
拔尤擇粹得若干卷名曰明文西以示不佞且曰詩于
是書也匪第惟文之求將必其學有源本而言有關切

者然後收焉其弁言也微公莫可矣爰為之敘曰夫文章之道方鉅公碩儒馳騁上下之時其聲價恒不易定及其氣運一小易然後瞭然見其分際焉故立乎東京以察西京立乎至德寶應以察貞觀斯莫有晰焉者矣身至其間而立乎其後以答乎其前愈莫有晰焉者矣不佞曩者承乏按秦所至觀古人之跡以及國朝諸名士之原委頗能畧悟文章之運竊怪學者稱文章自周次秦漢他莫敢望斯論既確而未免專以秦予秦也夫

二陝之為秦斷自襄公暨始皇耳前此為西周後此為西漢故夫周秦漢一地也而周文秦文漢文一書也人皆能知而皆如不知是故以詛楚逐客為秦文而不知周官大誥勸農貴粟之未嘗非秦文以車輶駟鐵為秦詩而不知清廟生民房中天馬之未嘗非秦詩何哉雖然一氣而數變則有可得而論者焉大抵周之文居二代聖人簡言之後而發揮本朝忠厚制作之意是獨為郁郁厥後道術爭鳴皆燦然若繁星之麗顧其雄才絕

力類非後世之所及是宇宙一大結集也其文因而非
襲始皇帝燔上世之書自為制詔碑頌其雄霸驚驚之
氣前無古昔然資稟甚異譬如孟賁烏獲雖不由師授
而拳勇過人其文熄而能剋漢人承秦之勁烈摹周之
溫雅以經術儒藻行其高眎濶步究竟于秦近而於周
遠其文倣古而能離也至我國朝北地崛起槐野諸公
繼之遂欲踰越唐宋六朝而遠紹乎周秦漢茲惟難哉
然而列聖之所培植山川之所孕鍾其人文之盛雄剛

古峻可以不媿曩哲至其謹言名論彪炳日星抑又有過之者原其胚胎奄有三代典則得之周經術得之漢氣概得之秦其斯為用物弘者與卓哉韓子之以西名其書也西則備而秦則偏西則通而秦則礙於以觀周漢之全而鳴昭代之盛如是乃得之爾何其與鄙言昭合也不佞手其書恤其苦焉為其網羅放失于流離去國之餘也偉其識焉為其斷制去取於一代浩繁之後也服其忠焉為其以述代作以筆代舌卷帙之內且見

其上佐朝廷之忱也是故秦以詞賦聲律雄天下而韓
子所甄拔諸篇其為關係國家之治亂講求學術之邪
正分別人品之忠佞者居十之七八其它風雲月露之
章往往在所畧雖間不廢必其敷陳比興有幽風之遺
意者焉不佞謬謂此書臣下輯之蘇軾繕寫陸疏之意
也君上錄之漢宣追用賈策之道也昭明遜其質而東
萊遜其雄求其匹儷其西山氏乎可謂大而精矣所謂
立乎東京以答西京且身至其間者不佞之有感于斯

文不既深哉若夫聖秋氏之才方及時建樹不朽之業
庸詎止此蓋三原之為天下望也唐之衛公精治兵明
之端毅善治國聖秋行將鼎足而三之乎聖秋謀斷兼
長名動君相向讀其復秦討賊一疏不佞固已心韙之
矣

重刻三輔黃圖序

本朝 顏敏

陝轄古之都城三輔故事不勝捫掇相傳黃圖最為詳
核舊有板在司今亡矣予公餘乃重刻之序曰稽古不

其難哉黃圖自序哀採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囿
在闕輔者著於篇東都不與焉追溯三代之儉慊歎秦
穆惠文始皇之汰侈又以隆準艱業文景休養致惜於
茂陵土木之役折衷于春秋謹用民力之大旨作者良
亦苦矣文獻通考晁氏以為廣引劉昭漢志出于梁陳
之間陳氏以為引用應劭漢書解如淳顏師古復引此
書意漢魏間所作新安程尚書泰之雍錄則辨其有唐
縣名且晉灼所引黃圖皆今書所無蓋唐人續成之非

見漢事者嗟乎稽考信疑非深心博雅之士烏能諦審其書哉以予所聞宋敏求長安志葛稚川關中記呂汲公大防長安圖記張禮游城南記何大復雍大記皆與黃圖相為不泐予力薄不能徧梓是則可媿也後之君子尚其鑒諸

重刻西京雜記序

前人

秦藩舊有西京雜記刻本燬不存矣予既刊三輔黃圖因并付梓序之曰稚川廣先生志載秦事者一曰關中

記顧以畧弗傳一曰西京雜記即今本也宋馬端臨經籍考稱其掇集劉子駿之作予按洪傳洪蓋神仙家流也晉之時尚清談博瞻詳洽則近於世人聞見之儒宜其不無枘鑿而稚川獨嗜好之不少倦竊嘗論正史浩繁是非凜凜小說家得以乘其間而中之天下寥寥之小儒反有取於稗乘此幾近于蠅紫之惑人乃其質而有據者司馬涑水作通鑑時亦所不棄吾于稚川雜記雅重其不詭於史而又嘉其不論於小說也文章之道

永垂不易性命微與經濟弘遠學者故有其人而事物
紛賾之原充於絀素者尤為學士之所崇以資舌華以
飽貧腹以供漁獵以助著述由雜記而拓之四庫七錄
吾其弗能已矣

陳子厚關中紀游詩序

陳維崧

潼關六扇擎出蓮花棧道千盤矗成箭括咸陽原冷百
王之賸壘連雲蓋屋城空千古之殘碑蝕土星分井鬼
陋吳越之輕華地踞雍涼笑燕齊之迂怪千家板屋人

多以擊缶相娛一曲車轉俗盡以彈箏為業自戰國張
儀而後競誇天府之雄至嬴家成嶠而還都說關中之
勝吳季札觀風而夏之審厥聲乎賈長沙弔古而過焉
論其世耳然而地雖莽濶成敗偏多氣實高蒼興亡不
少軼道乃降王之祖驪山為竊國之魁邯鄲東走既從
來惻愴之鄉灞澹北流亦自古欽嵌之地間愁疊疊紛
于太華之旒歷劫綿綿多似櫟陽之韭千年繡嶺墮珥
遺鈿一派溫泉殘脂棄粉雨淋蜀道偏愁阿鞞之來月

照鑄池獨惜祖龍之去遂使長陵寶盃恒隨鸚鵡以宵
啼徒令小市金箱每共獾狐而晝舞我之懷矣慎毋為
汧渭之行人卿欲愁乎何事作邠岐之游子然而吾家
南阮饒有才情昨歲西行偏多慷慨三輔則宮中行樂
之窟羅綺粉袂二陵則霸朝酣鬪之場幡幢撞擊姚萇
殿上一種斜陽赫連城前幾番蔓草銅琵琶裂消磨異
代之悲鐵撥沉雄淘洗前朝之恨字如杼大揮毫而漫
興猶顛墨似鴉粗擲筆而老狂欲旋嗟乎美人鐘鼓阿

房則昔事都非劍客弓刀嶢關則其人安在黃沙浩浩
空圍漢主離宮碧海茫茫長掛秦時明月是用倚馱鞍
而製恨和鈴柝以言哀隴禽解唱定翻成突厥之鹽秦
女如花須採入西京之記

贈陳方伯序

施閏章

宮詹學士陳先生出為山東右布政使一年遷陝西左
使以行泰方用兵羽書旁午其民獷悍不馴婦人女子
皆習戰好鬪歲又薦飢芻餉無出幅員數千里飛輓不

繼非得武健嚴酷之人勢不足以集事雖然獨不見先生所以治齊者乎齊之民急利好詐走死如驚至獷悍不馴也先生至則錢法行盜鑄息市肆不擾上下以和中丞直指之按部者固不首推轂諸司大夫及縉紳先生皆相得甚驩雅善書法人爭貯墨汁紈素伺間乞書得則以為幸其見慕如此攝左司數月簿書錢穀無愆期御事和平而政日以舉行之既效矣移其治齊者治秦何難焉且秦苦兵荒久矣以鳩形鵠面之遺黎剝肉

醫瘡又不善其拊循申其期會而徒操切是務吾不知
武健嚴酷者之得失何如也夫民肢體也財膏血也瘡
痍之民黃項槁膚形容憔悴迫而索其膏血立斃耳不
若舒其手足導其筋力而後膏血可得而貫輸也先生
亦移其治齊者治秦可矣時陸大夫石齋出餞聞余言
而善之曰是可以贈先生行矣

思齊樓序

鈕琇

鄭人聘晉曾傳填館之詞單子入陳亦舉除門之制是

知三農已暇非無藉於宮功百堵攸興洵有求于邑政
況乎周遭僻谷密邇嚴關戒徼道而列楹用設不虞之
限表端闡而奠礪宜崇有伉之規此爽壇所以憑高而
麗譙于焉特立者也維茲白水聳峙重闈樓曰思齊冠
之公署工于揆藻在宋則甯尉題碑弘以寫謀維明則
張公建榜來四山之朝爽棟宇巋然送千祀于夕陽歲
華邈矣粵自險通翟道腴遜鳳原當赤伏之遽興或綠
林之竊發閭無植鍛危等瞻烏士亦登陴亂經逐鹿以

是荒垣雨斷柱榴蜜而頻穿落構霞殘瓦零鴛而並圻
雖盛朝耆定天流閣道之輝而小邑彫疲人憚門材之
役余也聿來吳市隱吏愧乎梅仙適尹彭衙好事儕乎
孫宰慨斯頽圯勉是經營乃割俸於烏翎遂興戍築方
會辰於龍旂旋見子來程以畢月之工費無中人之產
即山攻石不假鞭驅因木呈材仍加蜃寫修牆賦白偃
壘澁而波縈反宇流丹橋飛檐而虹指雙規牖啟參差
翡翠之楣肆曲欄迴宛轉芙蓉之檻於是公餘曳履興

至橫眸邇接神臯城馮桑落遠臨仙掌嶽望蓮開西矚
頻山則將軍美宅尚遺汗馬之勲東睇沙苑則丞相舊
衙未泯棲鸞之跡爾其雪消鶯至雲斷鴻來林壑在懷
郊原入望耕犁曉出紅破蹊華牧笛晚歸青翻隴麥倒
景落平疇之外孤煙生別嶂之中座可鳴琴非僅期乎
物阜野無懸招應重閔乎人勞至乃新絲曳柳條踈芳
塵古癭垂槐陰浮畫堞却扇而祛畏日披襟以快雄風
儼而豆籩召茲僚友疎簾飛燕分題喜雨之篇森木鳴

蟬重展凌歊之席豈無仙伯追尹賞之風流亦有嘉賓
來杜陵之拓落蓋嘗曠觀陸幕境歷盈虛周覽三墳事
多成毀固有家藏金埒園仿玉津高閣容十丈之旂華
屋炤千尋之杏既而鶴歸如夢忽改平蕪鴉起欲啼但
留衰樹此皆侈而非度計已失於殫財私以自營業何
堪於永世維夫規模由舊既用宜民廢墜聿新實因體
國堪當禁楬之重奚厭增華役無磬鼓之煩寧忘示後
爰為原其經始聊擬綿州雪嶠之圖及此落成尚待歷

下雲莊之詠

璿璣圖詩序

丁腹松

吟腸簇繡浪說錦心韻府團花稀逢妙手薰香傳粉不
過粗曉之無染翰停鍼亦止畧諧競病人傳騷賦屈嬃
但假留名情溢風詩衛女惟能寫怨荀粲房中之令範
揆藻誰聞高柔室內之賢荆杼奇莫覩研紅箋滑空題
江月于掖庭擲謝梭輕製綾花於午牖蔡文姬拍成
紫塞無非帳外吹笳卓文君吟就白頭終是壚邊口號

冰綃寸寸仙機織去尚少文章春鳥雙雙巧繡拈來曾
無點畫粵自秦風多競秀毓奇英扶地常靈慧鍾淑媛
則有門楣奇麗品第清華望重班姬蘇武功之季女名
高鮑妹竇安南之孺君翠袖分歡綠衣構隙聽琵琶於
隔院譜疊新聲冷琴瑟于空閨絃翻別調夭桃甫艷何
來牆外之枝睡鴨初濃竊訝花間之蝶且也妾居渭北
思子三秋郎別襄南去家千里悵衡山之雁斷石亦望
夫傷錦水之鴛孤津非妬婦已矣大刀環折幾回破鏡

飛天悲哉團扇風淒一旦齊紈棄篋難同弄玉雙吹鳳
竹以遊仙翻羨王章共卧牛衣而洒泣託私心於紅鯉
羞緘徐姬之書散曉夢於黃鶯欲蕩湘娥之魄於焉愁
連遠黛恨壓遙峰夜月機絲叩天孫而祈巧空廊杼柚
借雲錦以擣文頻抽繭絲而彌長情詞顛倒愈剥蕉心
而入妙章句縱橫自非怨海千重奚覩縷言而皆血祇
以腸回九曲遂驚轉韻之如綸天工奪而南朝之金粉
盡若泥沙凡艷空而北鄙之胭脂皆同瓦礫周邦士女

從前枉說綺羅秦國山川自此不生花草僕也天涯薄
宦惜潘鬢之徒彫海角迂儒媿江花之早謝有懷弔古
驅車而過織錦之臺乘興探奇展卷而覽回文之譜搜
自梳粧記內採芳久許無雙選歸翰墨林中倣艷今推
第一沉之碧海言言成鮫女之珠鐫以青天字字化媧
皇之石爰嗣曩帖用綴新詞倘常璩成編便合函以玳
瑁或殷淳彙集何妨軸是珊瑚公為宇內之奇觀留作
枕中之秘妙

陝西通志序

朱軾

志書所載義例不一而所最重者曰人物曰風俗
曰山川形勢所以辨疆域昭盛衰于是乎在雍州
山河壯麗甲天下其民其俗文武成康之所遺也
二南尚矣小戎無衣猶有忠愛之遺意焉漢興扇
以仁義導以恭儉西京習尚頗為近古唐承隋後
溺於侈靡然長安冠裳文物號稱極盛宋明人材
輩出若橫渠張子藍田呂氏師弟子之倡學與濂

洛並稱下逮呂仲木韓苑洛馮少墟諸先生篤志
純修風流未歇也

本朝重熙累洽日月漸摩我

皇上壽考作人化成久道薄海喁喁嚮風思皇之彥霞
蔚雲蒸況此姬周故壤三輔舊地有不翹然奮興
者乎余奉

簡命視學茲土徧歷三邊八郡所在諸生衣冠淳朴無
子衿佻達之習制藝古文詞未盡歸大雅每有奇

傑傲岸不可磨滅之氣吳季札所謂夏聲是耶若夫二華太白朱圉烏鼠崆峒之蹇我涇渭滂澗江源漢脉之洸漾古先帝王賢聖陵墓以及韋杜曲江華嚴石鼓輞川諸勝蹟莫不憑眺徙倚悠然動懷古之思而幽岸絕壑穴居野處之民垂老不覩長吏之面聞使者至往往扶杖牽袂相與逢迎於秦碑漢篆之間為道山川溪谷之遷變指示古人居處遊歷之處而歲時方社吹豳飲蜡與夫攜筐

挈筥饁婦耕夫依媚之狀歷歷車塵馬足間也古
者輶軒採風上之天子今之學使其即古採風之
職歟蓋全秦之人文風俗山川形勢凡官于秦生
於秦者之所未盡識而學使者早已志之目以志
之心矣今夏歸青門適中丞永公補刻通志告成
授余為序余繙卷披閱覺二年中所歷山容水態
民情土俗畢呈于書策琴瑟之旁又念奉

命以來日夕兢兢畏此

簡書所至宣揚

聖天子愛養元元移風易俗之至意父老子弟有聞而
泣下者人心之淳窺見一斑矣至黌宮士子讀書
勵行亦已日月改觀而使者之所望猶不止此也
於是進諸生而告之曰教化之所薰蒸山川之所
鬱積其深者釀為風俗其顯者著於人文多士生
邠岐豐鎬之墟沐

聖朝棫樸菁莪之化憤發振興將必有如橫渠藍田仲

木苑洛諸先生者出焉夫克已修身稱先則古學
不如古人不止行不如古人不止于以黼黻休明
主張世道風化賴以蔚興河嶽增其光耀是則中
丞之所期待乎諸生而亦採風使者之厚幸也遂
書以為序

巧者王承福傳

唐韓愈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
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

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墾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

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墁以嬉夫墁易能可
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媿吾心安焉夫力易強
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
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媿者取焉嘻吾搯墁
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
矣有再至三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
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
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

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媿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非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于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

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
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
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
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
哉雖然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
之欲貪邪而忘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
以警予者故予為傳而自鑒焉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
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讐言咸
譽清疾病疣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
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
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
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
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
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

大官或連數州受奉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弃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急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

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邪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于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前人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

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橐駝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視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

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
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
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
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
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
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
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
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

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前人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營隙宇而處

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
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
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于官府吾受祿三倍
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
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
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
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
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

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
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
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
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月日
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
後知其術之工大矣既而嘆曰彼將舍其手藝專其心
智而能知體要者與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
彼其勞心者與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與是足為

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

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材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之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慕之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

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
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
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
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躬聽於府庭而遺
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
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
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
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

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智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

其名

圉人傳

宋 司馬光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為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足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為圉師衆騶疾之謁於侯曰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逐圉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圉人而謝曰

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惟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為圉者渴之饑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才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御控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疾何傷哉汧

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情驕情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

之命在於君矣雖僇悍何憂哉汧侯悅位為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諫逐客書

秦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

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
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
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
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
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
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
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
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
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
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騁不實外廐江南金
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
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
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
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鳴
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

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

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
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言內自虛而外
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招摯峻書

并序

漢司馬遷

摯峻字伯陵京兆人與司馬遷友善隱于岍山遷
以書招之曰

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氷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

報司馬遷

摯峻

君子量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遠于身利不可虛受名不可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于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此其時也

與楊湛書

薛宣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于主守盜馮翊敬重令
又念千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
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
明之

移標陽令謝游書

前人

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
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
白欲遣吏考按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

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

與荀彧論關中歸民書

衛覲

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
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
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
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
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
積粟以封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

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

與岐州刺史鄭孝穆書

北魏

宇文泰

知卿蒞職近畿留心治術凋弊之俗禮教興行厭亂之民襁負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賈琮譽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懃德

上西嶽書

唐李靖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

濁爰分天地之儀畫明夜昏乃著神人之道又聞聰明
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嗟哉擅
德肅爽凝威為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立象
清廟作鎮金方遐觀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
雨天實肯從轉孽為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耳
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地之魚進退似失
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陵遲宇宙傾覆奸雄
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

海嶽卷氛侵以闢山河使萬姓昭蕪庶物昌運即應天
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妄據欲仗劍竭節未有飛
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胆於階下惟神
鑒之願告進退之機遂得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
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即靖斬大王頭
焚其廟建縱橫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識皇太子玉華山宮銘賦啟

許敬宗

昨晚內坊丞王君德奉宣全賚臣等玉華山宮銘賦二

本拜承恩駭忤交懷跪翫清辭星河溢目伏惟殿下
天資學府道貫生知絢發詞林若春華之麗韶景漪清
碧海譬秋水之澹晨霞仙鶴和吟慚八音於雅韻神龍
綢彩謝五色于雕文綺布天庭雲生石砌理含貞邃雅
達谷處之端趣極幽閒妙盡品居之體烟松含翠露桂
分紅察彼殊形翻然共色究寫真之奧旨擅體物之窮
神若乃漢月鈎空乍臨珠箔石苔垂髮或映莊帷莫不
理超詞表意生文外自餘清拔觸類奇新成若神化之

工光乎性道之製蓋由基天挺裕纂聖凝離故能邁古
超前納鄉雲於度內逾傳絕侶括啟誦於胸中臣等忝
荷殊私曲蒙垂示見所未見情百恒情無任鳬藻之懷
謹上啟陳謝謹啟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
相煩輒便往山中憇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元
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

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
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携手賦詩步仄逕
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條出水白
鷗矯翼露濕青臯麥隴朝雉斯去不遠倘能從我遊乎
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
深趣矣無忽

為同州張評事謝辟并聘錢啟

李商隱

某文乖綺繡學乏縑紉負米東郊止勤色養獻書北闕

未奉明恩撫京洛之塵素衣穿穴訪江湖之路白髮徘徊大夫榮自山陽來臨沙苑固以室盈東箭門咽南金豈謂搜揚乃加辱眇府稱蓮沼慙無倚馬之能地號雲門竊有化龍之勢便居帷幄遽別蓬蒿袁生有望於樵蘇楚子永辭於藍縷刻諸肌骨知所依歸伏惟待賜鑒察謹啟

上呂相公書

宋 范仲淹

某奉命此行至重至憂初欲道中上記以未到邊隅無

可述者或有屑屑之見奏牘具焉初至長安見九江太尉首傳台旨頗言開釋尋來鄜延路巡按北視金明之役止數日復還延安極邊之情指掌可見金明一邑舊寨三十六人馬數萬一旦蕩去後來招安到蕃部三百來戶不足為用又塞門寨圍逼十旬諸將逗留無敢救者軍民數千一時復沒及廢承平南安長寧白草四寨棄為敵境延安之北東西僅四百里藩籬殆盡近脩金明聊當一路將修寬州以禦邊塞非多屯軍馬亦不能

守必須建軍其利害具於奏中

所奏劉子方永興軍繁署今有圖先具呈上

今延安兵馬二萬六千患訓練未精將帥無謀問以數路賊來勢何策以待皆不知所為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為憂也或得其人精練士卒山川險惡據以待寇俟有斬獲乘勝深入敵勢一破烏散窮沙復舊漢疆宜有日矣如未克勝敵勢不衰縱入討除豈肯逃散或天有風雨之變人在山川之險糧盡路窮進退有患此宜慎重之秋也自延州至金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

三度此言山川之惡也或遇風雨不敵自困某今與延安當職議定約束急於訓練俟其精強可禦可伐亦令錄奏乞朝廷特賜威命則邊鄙可定廟堂無憂別路兵馬少處臨時制置不必倣此又張龍圖吏道精強但親年八十寓於他郡復言不練兵律延安重鎮數郡仰賴若不主戎政所失則大段待制西人所望明鎬亦細知邊事惟相府裁之

又上呂相公書

前人

竊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異然則經天下定禍亂同歸於治者也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斯則將相之設文武之殊久矣後世多故中外不恬二道相高二權相軋至有大將軍而居三司之上蓋時不得已也五代衰亂專尚武力諸侯握兵外重內輕血肉生靈王室如綴此武之弊也皇朝罷節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既而四夷咸賓忘戰日久內外武帥無復以方畧為言惟文法錢穀之吏馳騁于郡國以尅

民進身為事業不復有四方之志一旦外患偶生爰及
征討朝廷渴用將帥大慮乏人此文之弊也前則劉平
陷沒范資政去官次則韓琦與某貳于元帥不能成績
以罪失職復以夏陳分處二道期于平定近以師老罷
去而更張之三委文帥一無武功得不為和門之笑且
議耶今歸之四路復皆用儒彼為相輔大臣朋獎文吏
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則豈止于笑當尤而怒之用
儒無功勢必移于武帥彼或專而失謀又敗國事况急

而用之必驕且怨重權厚賞不足厭其心外寇未平而
萌內患此前代之可鑒故裴度淮西之行不落韓弘都
統蓋為此也某不避近名之嫌有表陳讓願相公與西
府大臣因而圖之如鄜延環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
武涇原秦鳳二帥亦如之使諸將帥高者得色下者增
氣如寡策畧則擇俊又為之參佐仍使鄜延環慶二路
如舊通其軍政涇原秦鳳亦如舊制則謀可相濟兵可
相援矣

今王仲寶是環慶部署兼管鄜延兵馬許懷德
是鄜延部署兼管環慶兵馬涇原秦鳳副都部

署於今亦然惟新命都部署則未有處分固不煩更改詔勅惟續降宣旨以兼之乃舊制也 既文武

參用二路兼資均其事任同其休戚足以息今日之謗議平他時之驕怨使文武之道協和為一何憂乎邊患矣某復慮朝廷以逐路部署為經畧招討之貳謂之參用則此使權雜伍于下不足為重僅之虛設或以文換武謂之參用則前日換者人皆以儒視之或以新帥難動則某願避此路以待武帥請主外計仍領安撫舊名亦足救生民之困弊復可按邊陲之利病咸得聞于朝

廷不為輕矣區區之意附記注梁學士達于臺聽恐道途雨雪之阻故復拜此不任懇切憂惶之至

與韓魏公書

前人

邸報云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貧儒至此誠為光寵奈何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師敗沒隣道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耶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僥恩吾輩頻時進改豈能伏其心何言責他實效候文字到須以此削章乞朝廷載酌今日聞閣下復

舊職改大諫職可復矣官莫須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
僥倖之意當此之際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
佐之功矣某昨赴邠州設禦捍之勢實懼自己路分內
放過寇馬入撓關中其責如何誠以避罪豈足為功以
邀渥澤也惶恐惶恐寇謀漸熾皆由將帥無謀入賊策
中吾輩須日夜營營以備將來時乞數字

上樞密尚書書

前人

某久在江外職業無可惟望廢退以遂麋鹿之趣而朝

廷過聽越次寄任拳拳負荷不能無憂今至延安北入
金明視城壘之役且欲深見邊事戎馬之後原野蕭條
金明百里之間原有塞門栲栳二寨並李士彬下蕃部
寨三十六所悉已蕩去盡沒番境人不敢詣又此間隨
川取路夾以峻山暑雨之期湍走大石秋冬之流屈曲
如繞一舍之程渡涉十數山川之惡諸處鮮並兵馬出
入所宜慎重又將帥無謀不務訓練坐困糧道惟請益
兵兵聚城中無舍可泊人馬暴露時苦寒凜庫緡空

虛不議營構守禦之術寂寥無聞張龍圖言累陳乞只願領郡求免軍馬之務諸將何稟焉某已有奏章乞別選人段待制西人所望無出右者明鎬亦知邊事頗見究心如僉議未諧即某不敢避儒生之筭豈能決成但一方之憂未有當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秋霖弗止禾穗未收斯民之心在憂如割近分擘延安兵馬作六將教習由鄜州始其於利害奏牘具焉某卵翼門下雖竭心力常常懼貽知己之羞此所以罄其短拙而不知

朝廷可否之意惟待罪而已

知永興軍謝兩府啟

劉敞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於人物車
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為難豈有抱空
疎之姿守樸陋之學材不洎衆智非過庸擢從講幃假
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運數十域之封自視缺然曷以
稱此此蓋伏遇某官專連鈞之化隆作厦之功至和平
分羣力並用不愛美錦曲從庇身之求申錫介圭界比

元侯之舊蓋觀國者以處遠為陋事君者以居中為榮
揆能苟微冒寵斯過固當勵斷斷之節立優優之風庶
幾所長尚有云補下塞讒慝之口上答甄銘之私

答論橫渠私諡書

司馬光

昨日承問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自漢魏以來此例甚
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
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
特牲曰古者民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

禮所由失以為士之有誅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
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
誅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諸侯
相誅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誅
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
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
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
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

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于伯淳而伯淳謙遜轉謀及于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程頤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係在上之人為與不為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填澗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收常一鍾關中遂為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强至漢白公復引涇水

以溉民田得其饒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
在前白公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
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
利時先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
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敘而害能者巧為
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今為恨某每思神宗皇帝
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
嘗不憤嘆至於流涕也閣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

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溉灌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米斛踴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羌師旅之興儲峙為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關西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為已任某是以不避狂妄之誅塵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某生平志願足矣

鳳翔到任謝執政啟

蘇軾

軾本凡才謬承選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伏惟昭文相公素所獎庇曲加搜揚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為要事編木筏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敗務有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於今雖有優輕酬獎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生以自慙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

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汪帥論屯田

朱熹

崇安有范芑通判者頃從鄭資政鎮蜀能言當時漢中屯田之利所以實邊郡紓民力省歲費者甚有條理不知其幕府文書猶有存於今日者否就使不完當日官吏必尚有可訪者今之所謂和好豈可長保萬一可保而在我者亦豈當但為安坐以守所保之計乎聚人之本財用為急與其賣度牒責財於民而髡其首以絕生

聚之源賣官告使入仕之流猥濫訛雜以為吾民之病孰若因天時分地利借力於飽食安坐之兵而坐收富彊之實效乎況前人已試之驗未遠在博訪而亟行之爾稼穡之功經歲乃成然當可為之時緩之一日則失一歲之事今以閣下之明乘此邊事少休歲收大稔之際兵民皆有餘力可以就事况諸司又皆通情則事之在漢中者亦可委曲審議而共為之失今不為恐後難復值此可為之會矣熹在遠僻不能深得利病之詳然

得於傳聞叅以簡冊所記載竊以為此最當今邊防之急務而申軍律練士卒備器械抑又次之皆不可不先事預謀以為之備不審臺意以為如何

與乾州太守趙君書

節

明
康海

賊輩往來之地止在高祖廟馬嵬南上官薛爐鎮一帶其南過渭河則祖菴一帶而妻孥寄居則郿縣東南鐵爐菴寨其間若無交契深厚之人何以存住茲急為出示將連日斬獲人名姓明白開曉某人常以樊仲妖術

銜惑謂當做何官職今乃首領不保如此往者靡追來者可戒凡爾各處軍民人等能將樊伸楊朴張和董漢等有名賊首設計捕獲者許免其脅從之罪仍照首功例一體陞賞其為賊捉拏割髮塗面及著名賊簿哄誘脅從者原係被賊威劫比之楊朴等同謀結聚不同若能自首到官給與執照令其寧家生理其楊朴等果能改悔前愆將樊伸等擒斬送官亦照例賞功免罪如此則民志自定賊勢自孤不待旬日之間諸賊之首悉函

官庫矣今聞立節渡口地方所報二十二日辰時賊衆
先後二十一騎駐渡索船村民執兵追呼賊徑西去因
往來鐵爐菴寨熟知道路淺深舍舟而涉其餘黨只在
州城東西及興平一帶舊行道路村舍憑熟隱匿若令
各村挨拏呈報凡獲賊物件悉行給與隱匿不報與犯
人同律則勇敢之士志向既專而隱匿之家親疎靡諱
自首自縛者源源而至謂孽蔓猶滋氛祲不消者吾未
之信也賊衆自言去喚所約銀兵及涇陽元狐教私人

復來攻城事之有無雖不可料而備之曲折誠不可疎
宜密令人先去鐵爐菴寨拏探賊輩若果招誘銀兵宜
申上司火速移文巡檢於剿令其多方訪邏勦捕若尚
留滯未發宜密行寶雞把塞隘口截其西奔兼移藍屋
揚兵致邏遏其東邁凡武功扶風岐山鳳翔沿渭河道
但有淺窄可渡處仔細隄防不許放賊北渡乃徐陳師
壓境則計無不獲矣元狐教不但涇陽一處咸陽醴泉
三原三水淳化高陵處處有之此教風行二十餘年其

妖師所至家家事若祖考惟其所需極意奉承一飲一饌妖師方下筯入口其家長幼大小即便跪請留福奪去自食至於退處空室則使處女少婦次第問安倘蒙留侍枕席即為大幸有福其妖師者又令此輩照水鑑形云某後當為何官某後當有何福愚民易惑便爾堅志奉承牢不可解往歲藍巡撫在陝僕備言其事藍公星夜取知縣劉仲和至分付區處顧仲和不諳事體曉諭無方致此輩托求太府反謂官司生事而此輩方且

深根固蒂聚貨通官打點承對搖手一呼應者千萬生
員楊芝恐貽害地方具呈巡撫發縣跟究縣官以重賄
竟以他事致芝於死此後雖有敢言之士閉口不敢矣
今欲悉行處置則干礙衆人不若摘為首之人斬首號
令則愚民將曰彼嘗照水見有何官今輒遭此方來復
有蠱惑者亦不信矣此其陰隲於民奚啻萬萬哉

與鄉中知舊

胡松

僕四月入關分守關西理在涇潁涇雖荒落陋瘠然所

過西安所部平涼鳳翔則皆古賢聖豪傑誕育經營之地固平生之所寤寐快覩者遇行部必迂途往觀用以激昂砥礪試為諸君誦焉方自靈寶出函谷望潼關見黃河迢迢從西北來切抱關麓而太華三峰高矗東南歷歷如畫乃賈生所謂踐華為城因河為固者今猶宛然真稱天地之險使秦漢隋唐稍能布張政教用惟其人豈有敗與亡哉自關行六十里至華陰縣縣正直太華西嶽廟在縣中宏壯不可言又六十里至華州遙睇

驪山諸阜信若培塿兒孫然又五十里至渭南渭源出
輦昌之鳥鼠同穴山迤邐而東行可千餘里合汧漳鎬
戲漆沮滻灞澧潏涇汭諸水西至於華入河而斯邑適
在其南又八十里至臨潼所謂華清繡嶺僅存其名茫
茫惟土垠驪山亦不甚高惟溫泉如昨然當年繁華侈
盛俱隨浮雲流水散矣為題古今殷鑒四大字於驪阜
而去自是西行則新豐鴻門灞橋皆在所歷過橋不三
十里入長安履任經長樂里登西南城望終南諸山高

入雲表張屏列嶂儼如罨畫橫帶會城周際而山之下
周方數百里多秦漢故渠膏腴沃壤古所稱天府陸海
殆謂斯域外此則昔所習稱未央長樂諸宮上林樂游
諸苑與昆明曲江棘門細柳雲陽灋鑄杜陵韋曲樊川
御宿歷歷皆在目睫指顧之間乃憶唐人所云宮中下
見南山盡者真實語也四月念日出長樂赴涇原路當
西出咸陽為欲至終南游所謂祖菴樓觀者乃東出長
安門望鄠縣行可七十里鄠古崇侯虎國也後文王奉

天伐之作豐邑路皆廣原平陸中有渠通長安渠上垂
楊夾峙叅天合抱長亦五六十里不斷人行樹底殆不
知有夏出鄠縣里許為漢陂上為紫閣峰峰下陂水澄
湛環抱山麓方廣可數里中有芙蓉鳬雁之勝杜子美
所云半陂以南純浸山者也恨不得岑參王維少陵其
人載酒從之游又四十里至祖菴元王重陽道場也有
石刻遺像與其手書書亦飛動奇譎又一十里至樓觀
觀蓋老子與闕令尹喜傳道處也上有說經臺臺在終

南山腰松阡石徑迤邐而上最上有洞可容數十百人
非惟西北所無殆非人境又二十里至藍屋藍屋形勝
膏沃與鄠埒而長楊五柞舊宮皆在其境又七十里至
武功武功古郿國后稷舊封禹貢所載惇物若秦嶺藍
關與子午諸勝皆在東南睇望中又數里輿人遙指馬
嵬坡會日欲暮不能往然問俗所傳土皆成粉非實事
憶哲婦傾城之詠為嘆息久之又七十里至乾州乾於
唐稱奉天從此地漸高寒有邊鄙意出乾州北數里經

乾陵則天葬處也所遺石翁仲人物雜卧土石草樹間甚鉅且衆則當其盛時雄麗可想然行道之人語及盜掘亦多詢而羞之直稱遺臭豈若昭陵坏土漫然九峻山下之有耿光耶從此過永壽縣至邠州邠本稱豳元宗開元間因卹岐周府兵幸其地以豳近幽字改今名稱至今入其境則陶穴纍纍如見公劉時人而所云凌陰室履跡坪與其隘巷種種固在北望甘泉林光諸故址炯焉未滅而甘泉則武帝祭天雍時萬靈明庭處也

又夏日出按鳳翔由涇東南行百餘里至靈臺又東南
百里至麟遊縣縣南五里九成宮故址在焉祇存歐陽
詢書記一石而字多剝落不可讀所謂十二層樓閣苑
西者惟翠巘丹梯尚無恙爾然古木枒槎半無枝葉欹
斜偃側巖壑無光矣又南八十里至鳳翔鳳翔秦故都
也秦雖起西戎有非子者為周孝王主馬於汧渭之間
馬大蕃息封為附庸邑之秦使續嬴氏之祀故今城中
有穆公與三良墓余行過之則嗤彼繆之謬而重興黃

鳥之哀焉登城一望見岐及梁山奠其東北岍與吳山
亘其西南襟帶環合居然一大都會雖其雄偉廣博差
謝長安而聲名禮樂殆踰他郡又城東門外有東湖即
大旱不涸花木水竹之勝舟楫壺觴之適無讓江鄉而
凌虛臺喜雨亭址在其北陬今則復為荒烟野草如蘇
長公之臺記語矣從鳳翔西行七十里為汧陽汧於漢
屬隴麋縣耿況嘗封於其邑又有唐人段太尉秀實祠
汧蓋其鄉也又西七十里為隴州而吳山在其東南七

十里號西鎮然在周職方則稱嶽李義山所稱吳嶽曉
光連翠巘者是也巖石聳峭林木秀阻九峰離立如笋
拔地而舊志第稱為五峰余為數之實為九數已刻其
說於巖壁宣帝命巨靈雕刻鑿削特示工巧其勝乃若
是耶又東南百餘里為寶雞大散關在其西南數十里
路通褒斜宋與金人百戰爭得之而石鼓山在縣南二
十里陳倉山距縣東南百十餘里志載山上有石類山
雞晨鳴山頭則聲聞數十里而縣因以名縣南十五里

有曰益門山者所從入蜀道也棧閣蓋實自茲始縣東南八十里為礮溪溪流注渭旁有石室傳為太公所為避紂地東坡為鳳翔簽書判官時夜遊詩有夜入礮溪如入破照人炬火落驚猿蓋實錄也而繆公女弄玉鳳女臺元真人丘處機清風臺皆在縣東南六十里外至張三丰菴則在縣東三里焉志稱三丰洪武癸酉秋七月念日自言當逝留頌以別邑人楊軌山等為置棺斂比葬發視之三丰復生後入蜀見蜀王又入武當山或

遊襄鄧間永樂中嘗遣使尋訪竟不遇為宮以待之余
他日遊武當親見成祖所為招三丰手書當不妄去寶
雞東南行數十里為岐山縣縣西八十五里為岐山中
有周公太公召公三廟巍然並峙而岐山之南數里而
近則為郿太白山峙其東所謂和尚原五丈原斜谷關
者則分峙其西誦出師未捷身先死之句為之淚下若
東南五十里則有橫渠先生祠其北二十里為郿塢漢
董卓所為貯金積穀徼覲富貴無窮者夫張祠董塢相

距甚邇而使人貴賤愛惡至與天地隔若此然則吾人
百年易盡之身其惡可不適修厥德也歟又東為扶風
漢畿輔地其人則馬援傳殺馬融諸子望於其鄉又東
則醴泉咸陽雖非余所守然往來會城必道焉咸陽故
阿房宮址褰帷四顧但見蒼蒼雲水離離禾黍漭漭泉
流彌近遠爾又北行以望周文武諸陵若漢高長陵祇
遺數大阜近道側其餘環長陵者以百數累累錯落率
如屋如鐘如釜如囷如廩如積不知其為后歟王歟將

歟相歟公歟侯歟祇增嘆息彼貪且懵者可以悟而省
矣

與薛方山同年

前人

使還得公書乃知既已登壇柄事一新號令矣僕未嘗
遊上郡五原之地然知其為近塞光景頗牢落與內地
殊第豪傑出世且欲立功絕域之外正不宜置苦樂於
此間也來示登歷十律種種見胸臆不厭繁多僕今著
在壁間時倚几坐讀焉足當一遠遊也

與王保宇郡丞書

馮從吾

向得華翰知橫渠先生後裔在灤大為吾道一快鳳翔
太府沈公祖聞之喜甚即具書奉謝併致書永平太府
項先生欲得永平一印信公文據以申呈吾省當路便
於題請耳沈公篤志理學力以表章先儒為已任國朝
二百五十年闕典直待今日良為奇遇吾輩為桑梓先
儒尤當竭蹶成之以竟千載不朽之事

上延撫岳中丞書

名和聲

趙彥

荒徼殘疆年來建鉞清肅固已烽烟寧謐樂享太平之業矣夫何昊天不弔旱魃為虐以致饑莩載道飢民走挺始而攘竊以資一飽繼而盜糧畜以為已利遂漸至於明火執刃而劫及鄉堡漸逼城池高明自有碩畫但某明農家食目覩時事之非不得不過為鰥鰥焉宋先賢有云小盜宜思所以安之大盜宜思所以勝之以今日而論似小盜也在初意亦憐此無知不過凍餒之餘姑免須臾死耳予之矜全賜以賑恤孰知愚民愚甚始

懼其法既貸以生遂視為利在既逞者既已不死而未逞者何苦束手待斃而不樂一試耶試之者衆而一倡百和以王法為不足畏以狂肆為可得計降而復叛者屢見告矣叛而復降者不深罪矣在有司不過曰小盜安之之術也以愚見度之已非小盜矣勝廣之徒豈非當日一夫耶後日之事將有不忍言不敢言者緘默不言非所以為朝廷非所以為鄉井尤非所以報知我也叨在旃幪兼締蘭譜世誼寧有忌諱愚者一得并憶

某先在山東平妖已試之效為煩清聽可乎今日之撫局已成養瘡矣又成誨盜矣某非不念民命之可哀但民愚甚狡不大創之則不懲以台臺旌鉞所指何異拉朽勦可也撫可也勦撫并用可也如屢降屢叛之卒何難藁首轅門以一警百堯舜之仁不廢放誅不然狼子野心以撫為要挾以勦為虛文所謂國法天討者何在某熟計遠思非為目前計正欲杜亂萌而收全功賴台臺造福無既也

答劉敬父論無定河沙書

本朝譚吉璉

來教云朱子楚辭注引沈括筆談言在延安渡無定河其沙急流人馬如行幕上多陷沒之患為流沙千里之注似矣及考諸書禮注流沙者不然則無定河之沙非弱水之流沙也明甚頃從波羅轉餉歸涉荒忽河荒忽者即無定河之上流也得李將軍先以人馬往來於河中數巡而後敢渡猶必躡踵而行稍失足即墮陷矣居人名之為潰沙唐輿地廣記注云無定河即圉水也後

人因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更今名較為詳實每讀宋史見王中正以河東軍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涇士馬多陷沒竊謂中正奄人躁妄冒進以取潰敗亦猶足下所云朱子之注者然而今歷其地乃知沙在水中而非地也蓋見沈括之有據矣豈非古所云千聞不如一見者乎若北史刁雖表中稱薄骨律鎮道多深沙輕車載穀二十石必至陷滯則今之榆林城外及清平堡一路皆是而盡名之為流沙也可乎注書固難而作史

也亦不易自今以往益不敢妄下筆矣雖然即歷其地而不博訊土人猶不知也使僕非李將軍為之鄉導則不幾又蹈奄人之轍耶易屯之二曰即鹿無虞往吝窮也需之傳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余方在屯之時而需之以養庶其險在前而不陷矣乎辱在同志故敢以所見者進惟再教之

與張岫庵邑侯書

王心敬

鄴邑河渠雖不及盤屋之多而水可取用處亦復不少

且中間高亢之地惟西北一鄉其餘無河之鄉亦無不可掘井而灌蓋井之為利雖甚微甚緩然十口之家能掘一井亦可灌田四五畝薄收亦可得穀豆八九石更若糞多力勤且可十二三石昔歲敝鄉之旱自二十八年始至三十二年方止當二十八年春某尚從師于二曲竊憶關中豐稔已久計時或當歉薄即歸倣古渠田之法汲井灌田及秋竟旱顆粒無收而某家獨有數十石之穫及三十年旱愈甚老農且效某所為彼時井灌

之田薄者收三石有餘厚則四石而上十口之家能灌田三畝得穀十餘石合以夏穫之留餘便可終歲無饑方今積塲餘麥四五日可畢五日之外如無雨澤幸即傳諭四鄉近水者須備水斗灌種無河泉者須計口掘井務以五口一井為準幸而雨澤及時不過家費三五日工力耳若天道終于亢陽井已掘就便可立行灌漑望明府于此月十五各鄉地庭謁時示以定法限其井數刻以時期約以某日巡某鄉如令者賞不如令者懲

務以十日為度蓋自十五至二十五則種穀已遲更遲則地熱難下種且慮過遲將來或見傷于早霜也要之小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惟明府留意焉



陝西通志卷九十三